

处境探讨

柏格理：楷模长留山峦间



于中旻博士
(前文宣社社长兼总编辑)

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，唤回了一百年前的记忆。一个英国人柏格理牧师 (Samuel Pollard, 1864-1915) 的名字，再一次被提起。提这个名字，不是反对斗争，而是褒扬；他成为学习的榜样，像白求恩似的英雄。

胡锦涛先生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，1985年，曾向贵州的干部倡导学习柏格理的奉献精神。他说：公元1904年，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，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，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。他带来了投资，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，修起了足球场，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。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，自编了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”这样的教材，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。后因为一场瘟疫，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，他却留下呵护他所爱的中国学生。最后，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。柏格理去了，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，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。有人统计这里出过三个博士，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二十名。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，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。至今这个小村老人们，尽管不识字，居然能说上几句英语。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：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，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，实现教育的超常规科学发展。

这个传奇性英国人，来自遥远的地方，到中国荒烟蛮瘴的边陲。

柏格理的父亲是牧师，属圣经基督徒会堂 (Bible Christian Church 即今联合卫理公会 United Methodist Church)。他早年在西方世界文化中心的伦敦，任职政府机关。于1887年，奉差遭到了中国上海，经过初步学习汉语；次年，他到了云南省东北近贵州的昭通，当时是大清的昭通府，在那里传道。五年的时间，没有得到一个中国人悔改归正。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宣教士，他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经过省察自己的内心之后，他举目看到更远的工场。

1903年，他把注意力移向云贵边区，观察当地的情形，决定在贵州威宁县的石门坎工作。他了解他们的问题，是由于贫愚，对他们极为同情。那是一个高原山地，交通不便，几乎是与世隔绝。看到那里的大花苗、彝、少数民族，对于汉字是文盲，对汉语仿佛聋哑，对数字缺乏观念，自然被骗受欺，生活困苦，受多数民族歧视之外，还要受本族的土司，土目的压迫，无异农奴。

爱心，了解，必然产生行动。

柏格理决定，不仅要关心他们灵魂的需要，使他们将来能进入天堂，还要改善他们今生的状况，使他们不必生活在地狱。他定下的原则：哪里有教堂，那里就有学校。

他知道：苗族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首先必须受教育。认识字，不再作文盲，读习神的话，蒙神恩典，就可以“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但权下归向神。”(徒二六 18)

柏格理凭信心行动，选择在最荒瘠的地方播种；不是为表现自己的功绩，而是顾念那里的需要。他去见当地的土司，请得一片土地，在那荒僻的地方，定居下来，建立起学校。

要教学，必须有文字为媒介。可是，这些被称为“生苗”的部族，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！他学了些苗语之后，集合了几个通晓英文，兼精苗语的人，以字母拼音的方法，为他们制订了文字。这就是“老苗文”，又称“波拉字母”。

这是一个新的地区，当然要新的方法。

文字可以捕捉人的思想，记忆过去说的话！这是一项新的惊人发明！

渐渐有人来见他，寻求了解这新事。对于来的人，柏格理都接待，敬茶，拿他们当客人；苗人则以柏格理为先知，甚至仿佛“苗王”；他们不像其他汉人，仇视洋人；柏格理也不以他们为“野人”。他们一批一批的来，有的二十人一组，越来越多。因为要长途跋涉，他们都带着炒面粉为干粮，可以吃几天；住就更随遇而安。这样，一时到了约一千人！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

这些人就是第一批学生，年龄从四十八岁到八岁。有了学生，就有学校；十年后，学生赴成都深造归返本地，为桑梓服务，成为教师，达成了柏格理的理想：以苗教苗。

这样，二十世纪的初叶，从这里开始了“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”：石门坎创办了第一所苗民小学，威宁县第一所中学；在中国首创实践双语教学，并且“光华小学”开男女同校先河；在那里，德育，智育，体育并重，学校设有游泳池，篮球场，并有一个先创的足球队，为西南数省的首位；创建了乌蒙山区第一座西医院，首先接种牛痘，预防天花，创建中国最早的痲疯病院，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。1926年，他们有了第一位苗民留美医学博士；更难得的是，他回到苗族地区服务。

在那个时代，中国的文盲很多。但在“苗族最高文化区”中，文盲比率低于全国平均数字，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。以石门坎学校为中心，发展成川，云，贵边区百余分支，造就出了四千多名小学生，数百名中学及中专毕业生，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，并有两位苗族博士，两位彝族博士，厅级以上干部约二十名，县处以下干部约百名。

苗文圣经出版发行后，圣灵动工，真如强风吹过昏睡的原野，那些蒙昧无知的灵魂觉醒了，群众潮水般的归主。不上十年的时间，有一万人成为基督徒，四千八百领受圣餐的成年信徒，五千学道预备领洗。

柏格理穿苗人的衣服，粗布草鞋；与苗人同住，在草堆一同烤火；吃一样的食物，番薯和荞麦饭；与当地打成一片。他服事那地区的人民，传道兴学，前后凡十一年。苗人遇到问题，请他解决，以他为可以信赖的人，以他为自己人；称他“拉蒙”——苗王的

意思，以他为“苗族救星”。

1915年七月，伤寒症在石门坎地区流行，很多苗民和学生染病，健康的人逃走了。柏格理本来可以走，但他拒绝退走，和医生一同留下来，在学校山崖下的山洞里面，守护着病患。后来药用尽了，他和医生也都感染上疾病。

1915年九月十五日，好牧人柏格理去世了，年只五十一岁。灯枯油尽的病人，在他的日记上写下了寥寥两句话：“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。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。”

但柏格理已经通过了严峻的考试，晋升天国。

这个带着福音种子远来的播种者，埋葬在他所爱所服事的苗族山上。

有数千苗民闻讯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送他们的牧者最后一程，漫山遍野，痛哭的声音不绝。连续好几天，有几百苗人守在他的墓旁。他们中间可能有人回想到，还只十年前，他们聚集在柏格理的住处，听他的讲论。现在，那可亲的声音止息了。后来，有几百苗族人的躯体，葬在他坟墓的周围，和青山一同长伴他们的老师。

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（约十二 24）

写于 2008 年 9 月 15 日。纪念柏格理逝世九十三周年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十六期，2009 年四月。

(撮自 http://www.aboutbible.net/_WT.html 2008 年 10 月 8 日 <网上谈>，蒙作者准予转载)